

稻黄鱼肥时

■ 霍永安

秋风掠过连片稻田，稻穗便垂下饱满的头颅，把“沙沙”的絮语洒在水面。水下，肥硕的稻花鱼正尾随着光影游动，尾鳍扫过泥层，搅起细碎的涟漪。这是紫阳村最动人的时节。田埂上的竹筐已经摆得整整齐齐，严永鹏踩着露水走进稻田，裤脚挽到膝盖，沾着新鲜的泥点。这位紫阳村“鱼稻共生”的带头人，手指抚过稻秆时眼里藏着笑意：“你看这稻穗，颗粒比往年实沉多了。”他弯腰拔开一株稻禾，水下顿时窜出几条金黄的鱼儿。“去年这时候，我还在琢磨鱼苗投放的量，今年全村都跟着学，300多亩稻田里养的全是这宝贝。”

放水的闸门刚拉开一道缝，紫阳河

的水便带着细碎的声响漫过田垄。村民们陆续赶来，竹筐、抄网往田埂边一放，挽起袖子就下了田。泥浆在脚下发出“咕唧咕唧”的轻响，受惊的稻花鱼四处乱蹿，溅起的泥点落在人们脸上，换来一阵爽朗的笑。“慢着点！这鱼机灵得很。”年近六旬的字金美大婶攥着抄网，眼疾手快地兜住一条尺许长的鱼，银白的鱼鳞在阳光下闪着光，“以前种稻就盼着天公作美，现在田里藏着‘活银子’，一亩地两份收成。”

谷雨时节秧苗返青时，鱼苗放入稻田，以害虫和杂草为食，排泄物化作天然肥料，省去了农药化肥的开销。严永鹏蹲在田埂上，看着满田金黄，心里有一本账：这田里的“活银子”和“金谷子”加起

来，一亩地的收成实实在在翻了一番。尤其是这生态米，在城里人眼里是稀罕物，能卖上好价钱。他指着田边的生态标识牌说：“城里人就认这个‘无添加’，今年稻谷还没熟，就被预订了大半。”

日头渐高，田埂边热闹非常。城里来的游客戴着草帽，笨拙地跟着村民学捉鱼，孩子们举着小网兜追着小鱼跑，笑声惊飞了稻丛里的麻雀。“这才是我想要的田园生活！”昆明游客普金凤举着手机拍视频，镜头里女儿的裤腿沾满泥浆，手里却紧紧攥着一条小鱼，“周末带孩子来体验捉鱼，比逛游乐场有意思多了。”

炊烟伴着午后的风慢慢飘起来，带着点煮鱼的香味漫过稻丛。村民们在树荫下支起铁锅，刚捉的稻花鱼剖洗干净，裹上薄粉下锅油炸，金黄酥脆的声响里，香气便飘散开来。另一边，老缅甸芫荽和腌菜切碎做调料，清水煮沸后放进鲜鱼，汤色乳白时撒上葱花，一碗清汤鱼便端了上来。严永鹏的媳妇端来刚蒸好的米饭，米粒油亮饱满，“这是今年的新米，就着鱼吃最香。”

竹编小桌在稻田间铺开，炸鱼、烩鱼、清汤鱼摆了满满一桌。游客和村民围坐在一起，筷子夹起外酥里嫩的炸鱼，鲜美的滋味在舌尖化开。“以前哪敢想，田里的鱼能招待远方客人。”字金美大婶一边给游客盛饭，一边拉起了家常，“那時候种稻靠天吃饭，遇到灾年就担心收成，现在家里开了农家乐，每天都有收入。”

晚风里的稻香更浓了些，稻穗垂得更低，村民们开始收拾工具。装满稻花鱼的竹筐沉甸甸的，压弯了扁担却压不弯笑意。严永鹏望着连片的稻田，远处村道上新建的民宿已经封顶，“明年要把亲子体验区扩大，再搞个稻田咖啡馆，让更多的人来品一品我们的稻花香。”

天色慢慢暗下来，河边的虫鸣更密了些，河水载着微光缓缓流淌。稻田里的蛙鸣此起彼伏，与村民归家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村口的路灯亮了，映着家家户户门前晾晒的鱼干，空气里的鲜香愈发浓郁。严永鹏站在田埂上，看着月光洒在稻浪上，水面的鱼影与星光交相辉映。这片土地沉睡的活力，正被这浓郁的稻香和鱼香悄然唤醒。

村口的老柿树 | 张至松

薄雾把村口的老柿子镶进镜框
把这枚乡愁的印章烙在
岁月的绸缎上
回家的人习惯在此仰望
将疲惫的归途重新装裱

当一对花喜鹊也闯入画框
树梢上的广告牌正抖落金箔
让仰望的瞳孔突然涨潮
那颤动的尾羽粘进云层
将暮色卷成烫金的幕布

柿子持续在镜像中沉淀糖分
像即将启封的陈酿
每道纹理都沉积着璀璨的光芒
当羽翼划破天际
无数张望像是找回亘古的尊严

鲜红欲坠的果实点燃万家灯火
照亮无数飘零的眺望

秋天的给予 | 郭美芬

站在季节的岔道口
看看前看看后
春的蓬勃 夏的葳蕤
悄然弥散于黄肥红瘦的秋凉

把急急忙忙的心腾空
一半装满辛劳
一半装满收获
越酿越浓的秋风
熏醉斑斓的时光

秋天的给予
除了蝉鸣在暮色里渐次洒开
除了挣脱枝丫飞舞的金黄回忆
还有霜降后汗珠兑换的蜜

核桃 | 知和

斜阳偎着牛背
与小伙伴在山坡上拧青果
石子敲裂绿壳
溅起了一地秋斑

十指染得乌亮
唇齿间嚼着青野香
相视一笑
露出两排墨牙
牛铃叮当
把童年摇进了暮色

如今山影还在
核桃在掌心打转
硬壳里
再也嗑不出
童年的山坡上
那一口带汁的欢笑

风花雪月
诗意大理

苍山下
(二)
■ 施然然

访南诏故地

哀牢山的南面是治愈的云
水里是。云团分散后
又重组。从橙,变成紫。是无数个
悬念,凝视着故地的臣民

阵雨过后,四野长出更繁茂的生命
水晶兰、清香水、黄芩、桂树
仙人掌、三角梅。在老乡的餐桌上
我吃下花冠,草叶
也吃掉植物甜涩的根茎

我们干净地活着,只需要
简单的食物和水
城楼外,被蜜色阳光引领着
朴素的木板民居在发光
眼看着篝火在大地的火盆里
烈烈燃烧。土家人擎起了命中火把
那不断奔跑、战斗的号角
打歌,是古老的记忆
当我转过身,在旋转的人群找寻你
一个遥远的国度在虚空中升起

文华书院

春日的古城,阳光
又一次照拂在魁星阁上
我们踏进院子的时候,鸟鸣从
昔日辉煌的旧木檐下俯冲过来
喝饱了水般的清亮,急促
像一串确定的词语

更多词语睡在高大书架上的故纸中
皇帝治国的谋略
玄奘从天竺引回的经典
孔子的谏语,马车
民国年间发黄的族谱
那些挣扎,动荡
终归于平静的喘息

还有诗歌,就藏在诗人的骨血中
尖利,发烫,灼伤我们
又庇护我们。此时

经过花前走进藏书阁伟岸而
消瘦的空间。毫无疑问,它
已沉默地辨认出:熟悉的身影
转世后再次登临

[摘自《美好生活 诗意大理》(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 编)]

爱如长风
李桂科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党的二十大大代表
全国诚信之星 洱源县疾控中心名誉主任

原著作者: 杨义龙 (一著)
栏目策划: 施炎兴 王璐云
栏图设计: 王作刚

“我不相信,俗话说,‘麻风病都治得好吗,鸡枞也栽得活’,李医生给我们吃了那么多年药,就是让我们还能活着。好死不如赖活着,我都老了,也挨不了几年啦! 哪都不想去。”曾信开说。

曾信开是个瘦瘦小小的老嫖,操着洱源三营的汉族口音。

杜朝明说:“我相信现代医学,我相信李医生,我也相信自己已经治愈。”

站在杜朝明旁边的杨晓元突然蹲下去,用双手蒙住脸失声痛哭起来。

杨晓元和李桂科是高中同学,在读高中时便查出得了麻风病,1979年就来

到山石屏,陡然听到已治愈,郁积在心中的泪水便奔涌而出。

等众人的情绪宣泄过后,李桂科再次宣布:“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可以回家了。可以种地,可以搞养殖,也可以做生意,幸福生活在等着你们!”

阳光暖暖地洒下来,照着李桂科和善的笑容。

“家早散了,地也没了,我回哪儿去?”杜朝明哭丧着脸。

“是啊,李医生,山石屏就是我们的家,我们没处可去。”大家齐声说。

突然面对这个状况,李桂科始料未及。他没有想到,身体上的疾病治好了,但这些麻风康复者却回不去了。

回不到过去,回不到村庄,回不到

家庭,无法融入社会,这就是麻风康复者共同面对的状态。

要像解决洋芋山的问题般处理山石屏的事,可能无法实现。

洋芋山在鹤庆县与洱源县交界处,属三营镇永胜村委会。提起洋芋山,皮防科的医护人员直摇头,上去一回怕一回,从三营东山脚算起,要爬五个小时的山路。李桂科记不得自己爬了多少回,磨破了多少双鞋。那里生活条件艰苦,只能种洋芋,故名洋芋山。冬天大雪纷飞,洋芋便冻死。即使不下雪,收成也不好,维持生计的确不易,麻风病患者上洋芋山也是迫不得已。洋芋山的四十六名患者康复后,让他们返回老家,融入社会,便是李桂科的当务之急。这个不通电、不通水、不通公路的高寒冷凉之地,也不适合人居。

让洋芋山的麻风康复者回去,他们自然是愿意的,可问题接踵而至:他们的家人是否愿意接纳? 他们的村庄愿不愿让他们落户? 李桂科横下心来,一定要让洋芋山上的麻风康复者融入社会,将六十八名康复者及家属送回老家,把无依无靠的三人送到山石屏疗养院。

有个叫杨家珍的老人,她是三营镇永联村谷子厂的,已是花甲之年。她在洋芋山生活了三十年,手脚因病全部残疾,无法正常行走。李桂科经过多次劝

连载 51



绿意映阳

饶国生 摄

小小善举 大大温情

■ 李仲轩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坐在书桌前,手里捧着一本高尔基的《童年》。读完这本书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不禁想,我现在拥有的生活条件比他那时好得多,也应该为身边的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于是,我决定用我的零花钱为小区里的流浪猫们准备一些食物。说干就干,我拿出平时积攒下来的零花钱,去附近的宠物店买了一些猫粮和猫罐头。还回家找了几个干净的碗,把食物放进去,然后把这些食物放在那儿只流浪猫经常出现的地方。

不一会儿,一只灰色的小猫蹑手蹑

脚地走近,先是嗅了嗅,然后一点点尝试着吃了起来。看到它吃得那么欢实,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暖。没过多久,其他几只猫猫也陆续跑了过来,围在食物旁边也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了。我放心地悄悄离开,把这片小天地留给它们。

我想,虽然我的力量有限,但只要每个人都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作者巍山县南诏镇群力小学学生)

(选自州委文明办、州教体局、州文旅局、团州委、州文联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大理“读好书 做好事”青少年征文活动获奖作品)